

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_第2辑

殷健灵◎著



纯情游走

殷健灵文学作品精选

金色的手指 / 亲爱的人 / 微风拂窗棂 / 茶杯里的风波 / 背上的目光 / 妈妈，你是我的陌生人 / 莲花般的女孩 / 孤独是什么东西 / 丢弃的日子 / 表达空白 / 青春心境的终止 / 无目的旅行 / 无谓的倾诉 / 纸飞机 / 真情 / 气味，记忆的触角 / 方浜中路××号 / 天米和廖廖 / 画框里的猫 / 回家的路 / 碎镜子 / 米兰公寓 / 哭泣精灵 / 纸人 / 教室里的光

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_第2辑

殷健灵◎著

纯情游走

殷健灵文学作品精选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纯情游走
殷健灵文学作品精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纯情游走:殷健灵文学作品精选/殷健灵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7. 12

(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. 第2辑)

ISBN 978-7-5617-5779-6

I. 纯… II. 殷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4883 号

著 者 殷健灵
总 策 划 阮光页
责任编辑 阮光页
责任校对 邱红穗
封面设计 卢晓红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电话总机 021-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(兼传真)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32 开
印 张 10.75
字 数 349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
印 数 4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5779-6/1·413
定 价 29.8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总序

王铁仙

1995年本社出版了一套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丛书,均为散文。这是副总编阮光页提出的选题。阮光页原是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。他的那个年级的校友中,正拥有孙颢、赵丽宏、王小鹰、陈保平和陈丹燕等5位作家。他们在求学时就写了一些作品,其中孙颢、赵丽宏、王小鹰更早崭露头角,在进校前已发表了很不错的小说、诗歌和散文,如几丛鲜艳的花枝,摇曳在那时还显得荒芜的文学园地上,相当引人注目。他们毕业后,十余年中,仍是新作不断,仍是一派方兴未艾的样子。1994年,作为编辑和同学的阮光页忽然想到:何不让他们各自编一本散文近作,集中推出,以形成一种景观呢?继而想到五六级的戴厚英、五七级的沙叶新等人,更是久负盛名的作家。一时虽不及细想,但已产生了“华东师大作家群”的概念,而决定先限于“校友”范围,来着手编辑、出版这套丛书。但戴厚英一本集子,刚与其他出版社签约,只得暂付阙如。这套丛书推出以后,上海文学界以至社会上的不少人,很快认可了这个“华东师大作家群”,师大因而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,相当引人注目。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,如果无人察觉,特地指出,冠以名称,可能一直会悄然无闻,而一旦命名,提醒了公众,大家会觉得十分自然,一点不觉得异样。接下来,编者就更“名正言顺”地来充实这个概念,在

这套丛书里增加了比沙叶新更年长的鲁光,增加了也是七七级的周佩红,增加了比七七级还要年轻些的李其钢和徐芳,一起编为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丛书精选版,亦称第一辑,于2001年华东师大50周年校庆之际出版。让人万分痛惜的是戴厚英数年前不幸被暴徒杀害,而唯一的亲人女儿远在国外,当时找不到版权代理人,仍无法加入她的作品。

现在,我们又编了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,去掉了“校友”两字,而算作第二辑。入选者不再限于校友,作品也不再限于散文。其中,戴厚英的一本,是通过复旦大学吴中杰教授联系上了她女儿作为版权代理人,并请吴教授编选和作序。六二级的王晓玉是本校教授,八一级的格非毕业后留校任教至2001年,后赴清华大学任教授。前两次编选时因我们拘泥于校友范围,没有请他们参加,现在弥补了这个缺憾。先后毕业离校工作的戴舫、李洱、摩罗、殷健灵,是这次才请他们加入的;朱晓琳虽不是本校毕业,然1997年就到本校任教了。我们觉得这第二辑里的作品,由于不拘体裁,不问作者是否成了校友,更显得多姿多彩,可能更会引起读者的兴趣。

高校中文系的学生,按照规范的培养目标,是语言和文学的理论人才,而非作家。但我心里总是稍有疑问,觉得不能说得过死。现代社会的知识者分工很细,文学理论和批评,与文学创作,确有相对独立的位置、价值和意义,可以各司其职。学校的教学内容和环境,也确实主要适合于作理论研究和相关的学术训练,而作家却要得力于社会实际生活的浸润和个人艺术创作的天赋,非课堂和书本可以造就。但是,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人,与从事其他专业如历史、哲学、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专业的人有所不同。他既要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,如理论思辨能力等,又不应只有那种素养,因为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饱含人的情感的、好多地方难以仅仅用逻辑思维和冷静的理性来解释的文学作品,所以他要同作家一样懂得人的心灵,一样善于感悟人的情感,一样敏于体验现实的人生,并且要略有一点情感抒发、形象描绘等文学表达能力和习性。如果一个文学理论人才,一生只知孜孜矻矻,皓首穷“经”,在理论概念和推理中打转,于实际人生、人情、人性,漠然无所感受,难有会心,甚至对优秀的文学作品都缺乏阅读的渴望和鉴赏的兴味,那是有点可悲的,他实际上还徘徊在文学的堂奥之外。朱光潜曾说:“现在有些人放弃亲自接触过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,而去追问什么是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,我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‘美的本质’。”他不客气地嘲笑一位美学理论文章的作者,竟然会“丝毫不用一点具体形象,丝毫不流露一点情感”。研究美学不应如此,研究与美学关系极为密切的文学理论当然也不应如此。五四初期

发表、出版了一系列影响甚大的文学批评文章和文学理论书籍的沈雁冰,到1927年下半年,同时进行小说和散文创作了,并逐渐成为小说巨匠。他后来之所以同时从事创作,其中一个原因,就因为他觉得如果只是评论别人,自己不创作,难免要遭人议论。我们今天或者会认为他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,但我感到这无意中反映出真正的文学家的心态和对于文学的真知。文学创作毕竟是文学的根本。鲁迅也是先写文学论文,尔后主要从事创作的。有些以文学的理论、批评和学术研究闻名的学者,则在搞理论和研究之前,曾写过很出色的小说和诗,如我校已故的施蛰存老师,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。我们过去听他的谈吐,现在看他留存的文字,都会深深感到理论和创作,在他那里几乎是分不开的。还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和理论家,也相类似,只不过其中有的人过去的创作,现已不大为人知道罢了。高校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作家,不必说是学校里教学的成功,却是很值得庆幸的好事。他们的存在,会给周围众多的致力于理论研究和批评的学生以生动的启示,启示他们不忘文学的根本,懂得文学的真谛,从而使他们写出来的理论文章,不至于与文学相隔离,真正能给读者和作家以启发。

那么,为什么华东师大会出现作家群,尤其会在七七级比较集中地出现呢?以我的浅见,从共性上说,我国高校七七级的学生,集中了许多因为“文革”爆发、停止高考而被积压了十年的优秀人才,其中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学、又长期颠沛于社会底层的“知青”,他们接触社会的程度,远非“文革”前的和以后的学生所能相比。从特殊性上说,是因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七七级,从一年级起就形成了一种文学创作的氛围。这“氛围”两个字,非常重要。对于学生的个体来说,人们常说,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而对于学生的群体来说,氛围是最好的向导,最强大的推动力,最有魅力的“首席教授”。当时,赵丽宏、孙颔、王小鹰三人,实际上已可称为作家。他们与同学们朝夕相处。大家耳闻目睹他们的言谈、文章,不禁产生“彼,人也,予,人也,彼能是,予乃不能是”的争胜之心。何况他们三人,待人诚恳热情,乐于“指点”,而毫不自视特殊,拒人门外。这样,原来就热爱文学的许多同学的心里,升腾起创作的欲望,又从他们身上依稀体悟到在课堂上书本里得不到的某种创作的“门径”,同时发现了自己本有的创作的潜能,也写起东西来了。例如陈丹燕,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培育出来的后起之秀,现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又如周佩红,是在这期间打下根基,而于毕业后起步,写出了许多相当优秀的散文。还有这次加入的戴舫,也是七七级学生,他本专注于黑格尔美学和一些文艺理论的研读,在这种氛围下,最后也写起小说来。毕业后,他赴美国求学并获博士学位,在大学教比较文学和古汉语课程,但一直保持着在“七七级”形成

的习性,在繁忙的教学之余,用中、英文写出了很多小说和电视剧本,至今乐此不疲,作品斐然可观。

现在这套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中,除戴觞外,都不是七七级的,比较分散。他们毕业有先后,成名有迟早,名声也有大小,但都是出类拔萃的。现在我们把他们另行集中在一起,是想更全面地展示出华东师大作家群的力量,并觉得现在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师生以至其他高校的师生,可能会从中继续受到感染和激励。我们期望也许有一天,在华东师大或其他高校的中文系,会形成一个新的作家群。

写于2008年4月

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付梓前

序

刘绪源

殷健灵的母校的出版社为她出一本作品集，编定篇目后，请我做篇序。我贸然地答应下来，真要动笔时，却发现难之又难。难点之一，是我历年来，已读了她太多的作品；难点之二，是作为多年的朋友，相互间太熟悉了。这本来应是作文的便利之处，其实不然。熟固能生巧，有时却也会让你无从下笔。交稿的日子是早就说好的，我却一再延宕。健灵不催，但这种不催之催，更让人不安。春节期间，翻检她编入集内的稿子，真是天可怜见，竟有四篇作品，引发了我的灵感。我发现，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延续性。它们是：收在第一辑的两篇少女题材散文《微风拂窗棂》和《妈妈，你是我的陌生人》，收在第二辑的一篇成人题材散文《表达空白》，以及收在第四辑的中篇小说《纸人》。

《微风拂窗棂》写的是作者的一位语文老师，上初一时，她就成了大家的偶像。她爱蓝色，衣服、裙子大多是淡蓝、靛蓝、湖蓝、碧蓝，上课铃一响，她便准时出现在教室走廊的尽头，迅速地跑过来，她的衣衫被风带起，如蓝色的云；她弹得一手好钢琴，吟唱如行云流水……她的气质令学生们神往，男孩子女孩子都爱她。现在她老了，病了，而当年的学生已长大成人，她把写好的稿子交给当编辑的作者去处理。这是一篇很温馨的写师生关系的作品。

《妈妈，你是我的陌生人》则写了一位十多岁的少女芷儿的自白：“我有一点同性恋，我痴迷地‘爱’上了我的女老师……”芷儿很爱自己的妈妈，但她渐渐长大后，妈妈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搂抱她、爱抚她了。“十多岁的芷儿就像饱含汁液的叶片，张开皮肤上所有的毛孔，渴望着抚摸，渴望着情感的浸染。……芷儿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不是正常，更不知道别的女孩是否也有相似的心情，直到有一天，芷儿终于找到了情感寄托的对象……开学第一天，当紫玲老师穿着碎花的长裙走上讲台，用水波一样的眼神望着大家的时候，芷儿就喜欢上她了。”作者告诉芷儿，自己也有过与她一样的内心经历。“人其实是最脆弱的动物，因为人有情感，许多成年后软弱的人，大半是由于从小精神上营养不良。一个人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可以逐渐抛掉童年时所依赖的细致照顾，最不能摆脱的是情感的滋润。”她劝芷儿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妈妈，让女儿和母亲一同享受这种正当的爱。这也是一篇温馨的作品，但有了一种心理学的深度。可贵的是，它并没有因为对心理学原理的痴迷，滑向一种心理案例的分析，而仍保持着文学的原生态。

《表达空白》却带有了自我忏悔的性质，内容也更为深邃和复杂。它一开始就写道：“她不是我的情人，我却写了一本关于她的书。我在里面向她倾诉，在很长的时间里，抱着它入睡。在那些梦想和困顿纠缠的岁月里，它是一束温暖柔和的微光，照亮和安抚女孩惶乱的心。我是它唯一的读者。她是我初中时代的老师……”在这里，芷儿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事，情节也更进了一步。“我不知道别的女孩会不会有类似的经验，它没有异性之爱浓厚和痛楚，却更圣洁真纯……短短的那两年，是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最最充实最最艳阳朗照的日子。”上了高中，老师已不再教“我”了，“我”只能在经过她的办公室的时候，搜寻她的影子，但常常是失望的。于是便在每个做完功课的深夜，从抽屉的深处，掏出那个包好了封皮的本子，写下一些秘密的话。那些话是对她说的，她却永远都不会看到。每天都写，几行，或是几段。“这件事，我一直做了三年。到了后来，它慢慢变成了一本薄薄的书。”大一那年听到了老师患绝症的消息，“我”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把那本书拿给她看，然而真的见了面，却没有勇气拿出来，“我惧怕它的丑陋和浅薄会玷污那份永远都无法表达的深情”。后来老师奇迹般地康复了，她们又有过一些交往。再后来，老师悄悄离开了人间。“那一刻，我没有哭，在以后的几天，却始终摆脱不了梦魇的感觉。许许多多复杂的情感糅杂在一起，让我无所适从。我只是清楚地知道，我永远地埋葬了让自己表达的机会……”这肯定是一段真实的经历，它的心理学的意义更强了，但文学性也更强，这真称得上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。它没有了那种外在的客观理性的分析，只是一味地叙述，意义全蕴藏在文字的深处。这是一份

极端个人的成长纪录,却足以成为典型性的人生参照文本。我以为这是本集内最优秀的散文之一。

《纸人》体现了健灵更大的文学野心,她想在一部中篇里写尽少女性心理的生成和发展。此书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反响,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她的代表作。但题旨过大,也可能伤害文学的自体,有时就不得不跳出“不动声色”的叙述,去作一些普遍性的解说。《纸人》当然也要写到那种疑似“同性恋”倾向的师生关系,其中专门有“木溪”一章,就是写那位让苏了了小时候刻骨铭心的女教师的。木溪去国外与丈夫共同生活了,这使苏了了如同遭了雷击,她恨木溪。她曾偷偷描摹过木溪的肖像画,当初在妈妈的逼迫下扔了,这天是苏了了生日,妈妈把配了镜框的画还给她,原来妈妈已和木溪交谈过了,妈妈说:“我把它拾回来了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,妈小的时候,也曾经像你那样。”作者写道:“木溪,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……”

上述四篇作品的根源,想来是同一段人生历程。这种现象,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。梁斌在写《红旗谱》前,就曾多次将其中的素材写成中短篇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长明灯》、《白光》中的狂人形象,也有着呼应和延续的关系。孙犁最出色的小说《铁木前传》中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小满儿,也曾在他的前作《村歌》和其他短篇中露过端倪。当然,这不应是简单的重复,而是一种发展,一种深化。从上文的分析中,我们已不难看出作者的努力,也不难看出她艺术上的成长,同时,也可从中找出她的才华的特征。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,这种从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出发,以艺术的敏感、真诚和执著,反复挖掘,深入探险,以求在作品中凸现它们最本真的面貌和最大的价值,这是一种真正的“纯文学”精神。在一切都走向娱乐化的今天,这样的精神已成为十分可贵的东西了。而我们对纯文学的另一种说法,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揭示人生难言的奥秘。上述作品系列,向我们诉说的少女在走向成熟时有可能出现的短暂的同性之爱,不正是这种人生的奥秘吗?

坦白地说,我自己就是作者的这些作品的受益者。在评论张爱玲的中篇逸作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时,好多研究者都未真正读懂小说中对贵族女中畸形的同性关系的描写。我在《七十年代的朝花夕拾》一文中说过:

书中最引人注目的,无疑是女中时期那种泛化的同性恋倾向。但小说女主角赵珏后来反思当年的情感,便发现那时其实相当幼稚,更多的只是“那种天真的单恋”,与在美国看到的同性恋真不可同日而语。事实上,那是少女们到了青春期,内心有一种情感的萌动,周围又没有异性交往,于是对女伴(或同性的师长)产生

了一种虚拟的爱恋,这在女孩的成长中往往是难免的,而在女子中学的特殊环境里就更普遍了。作品坦率而真切地写出了这一“难言的奥秘”,恰如别林斯基所要求的那样,它“真实到了令人害羞的地步”。

我有这样的阅读体验,正是因为此前读过健灵相关作品的缘故。于是我发现,这样的人生奥秘,到现在,也还是知者不多的。

在健灵的作品(包括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)中,像这种从自己体验出发的独到的人生发现,其实是并不少的。收入本集的散文《茶杯里的风波》、《背上的目光》、《青春心境的终止》、《无谓的倾诉》、《气味,记忆的触角》,以及小说《画框里的猫》、《回家的路》等,都或多或少,或深或浅地渗透着她的体验和发现。本来,文学创作,是不能离开这样的发现的,不然就失却了它的原创的价值;只是现在,通俗搞笑、千人一面的故事充斥文坛,许多人以为这便是文学的正宗,反倒常常把原创的作品打入了冷宫。

在整部作品集中,我最为欣赏的,当属散文中的《方浜中路××号》和小说中的《天米和廖廖》。这两篇的篇幅都不短,写得十分从容,所包含的人生图景十分繁复,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奥秘。它们写出了“下只角”的上海人家和僻远乡镇女孩子们的真实生活,暗淡、苦涩而又充满人情味。匆忙的阅读难以领略它们的美。它们是要静下心来慢慢看的。

写于2007年春节

目录

序/刘绪源	1
-------	---

第一辑

金色的手指	3
亲爱的人	6
微风拂窗棂	9
茶杯里的风波	11
背上的目光	14
妈妈,你是我的陌生人	17
莲花般的女孩	20
孤独是什么东西	23

纯情游走

殷健灵文学作品精选

第二辑

丢弃的日子	31
表达空白	33
青春心境的终止	37
无目的旅行	39
无谓的倾诉	41
纸飞机	43
真情	45
气味,记忆的触角	48
方浜中路××号	52

第三辑

天米和廖廖	65
-------	----

画框里的猫	82
回家的路	92
碎镜子	99
第四辑	
米兰公寓	117
哭泣精灵	163
纸人	238
跋	330

纯情游走

殷健灵文学作品精选

第一辑

金色的手指

教室里的光线暗淡，似有一些微尘在空气中浮动，周围的气息冷冷的。斑驳的墙壁裸露出黑黑的阴影，只有黑板上的粉笔字反射出凄白的亮光。这时候，一缕细若游丝的琴声从门边的角落里悄悄地浮出，犹如一束明媚的阳光照耀在我们每个孩子的头顶。我看见音乐老师纤长的手指如鱼儿一般在黑白琴键上灵巧地游动。在阳光里，那手指变成金色的，有着神圣而宁静的美。

我站在第三排靠左的位置上，模仿着音乐老师的口形，和着大家的声音唱一支叫《小白船》的老歌：“蓝蓝的天上云朵里，有只小白船，船上有棵桂花树，白兔在游玩……”忽然，琴声戛然而止，音乐老师用手朝我指了指，说：“对，是你，张大嘴唱，不要怕。”琴声又响起来，可我还是听不清自己的声音，我努力在一片合唱声中辨别和寻找，我的歌声细细的，低低的，总是躲在别人响亮的歌声后面。我真的不会唱歌，真的不会唱歌，这么想着，我的脸慢慢地红起来，红到脖颈，像发烧了一样。

轮到单独唱了。尽管我事先在五线谱旁边小心地标了简谱，可捧着歌本的手却一直抖抖索索。我的声音很不情愿地从嗓子眼里挤出来，那么平淡那么干涩。音乐老师微笑着按了几个琴键提示我，她弹琴的手指泛着淡金色的光泽。噢，我真笨，我诅咒着自己，几乎要哭出

来了。

“蝴蝶飞呀……”一群女孩子唱着歌从我身边跑过去，她们的歌声在人群的缝隙里跳动着，那么有生气，这才是女孩的生活。我试图附和着她们唱，“飞呀……”可细弱的声音只停在喉头，却吐不出来。一个初二的女生却不会唱歌，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个残酷而丢人的事实。

可是，瑛子是多么让人羡慕啊。初一时，在学校的文艺会演上，瑛子站在台上当着一千多师生的面演唱《月儿弯弯照九州》。那时，她扎着根又粗又黑的辫子，在辫梢上系了朵淡紫色的小花，显得伶俐可人。“月儿弯弯照九州，几家欢乐几家愁……”瑛子把这首老歌演绎得悲切动人。她的歌声糯糯的，甜甜的，像是放了蜜糖。动听的歌喉会让一个女孩更加美丽可爱，我坐在台下自卑地想。

我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否放声唱过歌，我只记得自从懂了害羞，我说话的声音便是低低的，怯怯的，更不用说大着胆子唱歌了。我只敢在心里悄悄地唱。常常地。走路或是休息的时候，我会静静地回想一段歌或一首曲子，我脑海里闪现着那些美妙的音符，无声的音乐在我的头脑深处奏响，是那么流畅那么欢腾。其实，我是多么深爱着音乐！

初二时，学校里成立了乐器兴趣小组，这是一个让每个人学会乐器的机会。一连几天，班里都在议论这事儿，有的同学还兴冲冲地买来了笛子和手风琴。我兴致勃勃地加入了大家的讨论，并且鼓励别的同学参加。我对瑛子说：“你有音乐天赋，一定能行！”可是轮到报名时，我自己却迟疑了，我的乐感不行吧，能学会吗？而且功课那么忙，我替自己寻找着逃脱的理由。当大家挤到前面争着报名的时候，我却悄悄缩到了后面。然而，就因为我的退缩造成了我一生的遗憾，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。

从这以后，在很多个上完课的下午，当我掩上教室的门准备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见到一幅令人心动的风景。在教学楼下的花坛边，瑛子抱着手风琴和几个男生坐在台阶上练琴。他们已经会拉一些简单的曲子，他们的手指变得熟练灵巧了。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天，太阳特别好，花坛里的一串红开得特别艳，我记得瑛子他们演奏的是最熟悉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我趴在栏杆上出神地注视着他们。瑛子的身子起伏着，双肩的摆动呈现出一种柔美的弧度，她的眼睛微闭着，像是沉醉了，又像是睡着了。悠扬的乐声轻轻地拨动着我的心弦，我看见瑛子细长的手指在阳光下痴迷地舞蹈，金色的，就连指甲也泛着莹莹的光。我被深深地震动了，我悄悄地移到了走廊的立柱后面，生怕他们看见我。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作祟呢？我渴望音乐，又逃避音乐，因为我太看轻了